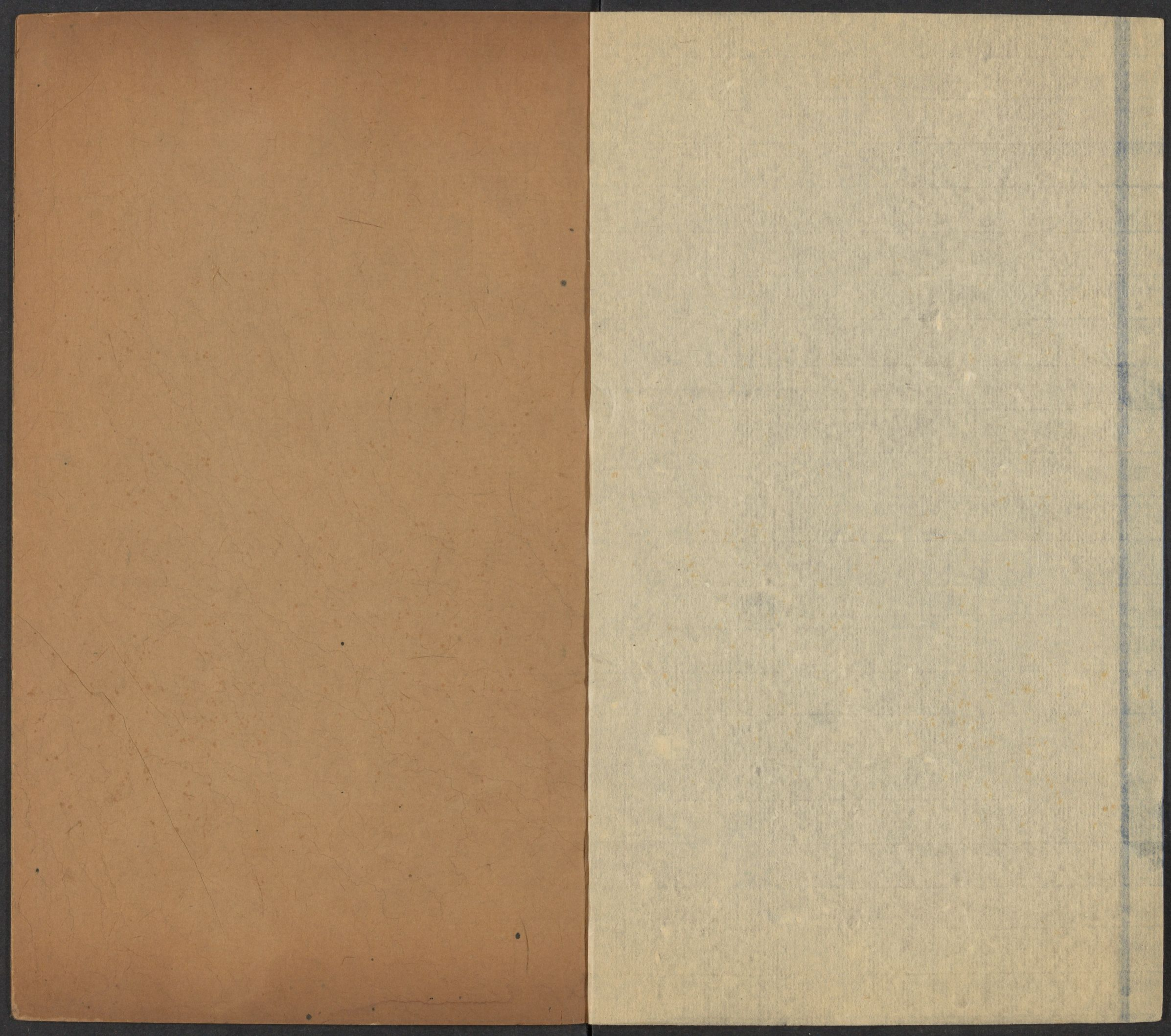


T1237/7218(2)

2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前集

○重卦類

論聖人重卦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謂聖人因八卦已成重而爲六十四皆
是自然漸次生出各有次第

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
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太極
兩儀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

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
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
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
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
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
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
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
爻以盡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
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

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

以上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某之說乃康
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
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
相付受以爲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
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今周易次第
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
只據日今見行周易綠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
其杜撰者此啟蒙之書所爲作也若其習聞易曉

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爲屋上之
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爲某之說而忽之
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
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
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月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
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
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
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
伏羲來

論重卦揲著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謂重卦之義只是儀象卦上旋次生出
揲著又是後一段事

一畫爲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
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
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
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
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亦是畫卦

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卦位與係辭說卦各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係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爲淺近而今爲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論卦圖分置之位

答袁侍郎

此段以文王八卦與十二卦乾坤之位不同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北於十二卦之位
在東南坤於文王八卦之位
在西南於十二卦之位
在西北故今圖子列文王八卦
於內而布十二卦於外
以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
雖有善辨者不能合而一之也
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按圖以觀則可見也

說卦類

論說卦陰陽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謂發生爲仁肅殺爲義之說爲是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爲復陰生於午於卦爲姤者曆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爲一說而禮家曆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爲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爲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爲陽剛

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爲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爲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爲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况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初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爲仁陰柔爲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爲

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

再論說卦陰陽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謂說卦乾巽之文與坤蹇解三卦彖辭不同

來喻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

解卦之彖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彖辭小不同此亦以來書之說推之而說卦之文適與彖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圖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

○揲著類

論乾坤二篇之策

答程泰之

此段以乾坤之策合而為三百六十者不易之法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

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陰或陽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

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論聖人揲著之法

答袁侍郎

此段謂揲著之法出於聖人無疑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爲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

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爲哉

論著圓卦方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推明著卦七八之數以見圓方之體

著以七爲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爲數是用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

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論揲著變卦凡例

答虞士朋

此段謂當以歐陽公之說為據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說為揲著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

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群龍無首者可以見其一隅蓋群龍無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更請詳之

論九六七八之數

答方伯謨

此段專取龜山邵子之數為是

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士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偶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

爲老七八爲少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爲陰陰極於
六則進七而爲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此揲著之法
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變也只以此說推
之似無窒碍龜山所謂參之爲九兩之爲六乃康節
以三爲真數故以三四乘之而得九六之數

論孔穎達揲法之誤

答程泰之

此段謂孔氏之說實非不曉但爲之不熟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

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
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
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總掛之則
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論畢中和揲法之誤

答程泰之

此段謂畢氏雖有小誤大數不差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膚未
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

三揲之切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論著數六十有四之說

答曾無敵三異

此段謂四數之變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少陰少陽其數乃二是如何蓋四數之變極於六

十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慮其不可觀變耶

論揲法六十有四之說

答曾無敵

此段謂揲法亦是自然次序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六爻成只是一卦亦是自

然次序節次可見
十六論揲著交拆重單之義

此段謂大傳之說尚可考

揲著之法周禮領於大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
今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
而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
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蒿固
非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棊竹算金錢當之則其

去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
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爲老陽亦何疑之有
乎然此六爻旣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
所預也

○卜筮類

論易之象辭變占

此段謂觀者一見而決之義玩者反復不舍

之辭

易有象

八卦六爻

然後有辭

卦爻之辭

筮有變

老陰老陽

然後有占

變爻之辭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

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有之但先王

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也豈有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遽欲即此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

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
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
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

若此論近作卜筮小書之義

子美

答陸梭山

此段謂凡說象數之學者皆不必問

近又嘗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
於象數全然濶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
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

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
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
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

答陸子美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五終

前集

此段謂凡說象數之學者皆不必問
 之豈乎此皆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
 變其古之實用學其善者不可不映而只爲象數
 之以爲具足以至矣聖人教民之本此亦齊土人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六

前集

○陰陽類

論陰陽始生之氣

答陸子美

此段謂坤之上六乾之上九方是陰陽之生

未可爲陰陽之限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

其在位

乾之上九陰氣已

生

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爲陽月之義推之

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爲純坤之時坤卦下爻

已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
 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
 方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遇義亦同此來
 雖有是說而未詳密故為推之如此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
 陽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
 不啻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
 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
 二卦中之一義與復遇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
 方說得到此不可攙先輟說亂了正意耳

論陰陽始終之位

答袁侍郎

此段以十二卦論四時之氣孔子謂夏時為
 正蓋取陰陽終始之義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
 亥論四時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
 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一位蓋子位
 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三陽之生方出
 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生焉巳位乾卦六陽未極

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
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
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
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
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爲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爲
邦乃以夏時爲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
以推其說可見

論陰陽柔剛之義

答袁侍郎

此段專以東南溫厚爲仁西北嚴凝爲義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
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剛柔之
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
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

此袁氏之說

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
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
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
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

經漢文衡 前集卷六 三
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說者卒皆參差乖迕而不
可合又使東北之爲陽西南之爲陰亦皆得其半而
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

論陰陽剛柔仁義之位

答袁侍郎

此段以陽剛溫厚陰柔嚴凝爲春夏秋冬之
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
息者其氣彊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

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
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爲事作長爲生歛藏
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
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
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
乎此而論之耳

論陰陽道器之說

答楊子順

此段推明陰陽之理五事之主形上形下不同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
 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
 理也形於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主
 則理也形而上者也試更思即可見矣

案論陰陽動靜之義

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

陽也其未發也敬為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

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

論陰陽相配之義

中四答袁侍郎
 文言如此段論陽初陽盛陰初陰極四時五行五常

會萃之理皆備

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
 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
 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

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知蓋仁之惻隱若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倣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

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乾坤類

論乾知大始之義

答王子合

此段專述伊川先生之言以明知字之旨

乾知大始說者多爲主宰之論似若微妙而反粗淺蓋若如此則與大始各是一物而以此一物管彼一

物如今言某官知某州事也故伊川先生只以當字
釋之則其言雖若淺近却無二物之嫌意自渾全也
論乾隨時變易之義

答方伯謨

此段取乾卦之爻以明變易從道之旨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
中今止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
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
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

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
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
以公流而可以求其源也

論乾卦六爻之義

答萬正淳

此段以橫渠之說非是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
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
就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庶人

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筮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爲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潛見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無淺深也然其本意亦甚分明未嘗過爲深巧如橫渠之說也且如初九則是德已成而行未著故衆人未見其德而君子之心確然已有以自信也九二則人見其庸言庸行閑邪存誠之迹又從而化之也九三則雖涉危地而但進德修業之不已也九四則

其位愈進其危益甚而亦但知循理不恤其他也九五則以天德居天位而天下莫不仰觀之也上則過極而亢不能無悔也若以德言則愈進愈高此當爲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耶今橫渠專以聖人爲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爲漸進之意又非文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因繆益訛而轉不得其所矣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

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鈎
索略有形影如可執縛則遂極筆模寫以附于經而
謂經之爲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乾乾夕惕自是君
子之常事今雖處危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
不是言修爲先後之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
則致誠以進德身則修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
者無倦與周公繼日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
九四只是循理而行自無固必耳亦不爲信孚於人
而後可■也不知高見如何

論乾坤健順之理

答萬正淳

此段謂易當自有所得

乾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矣今日又行其實一天
耳而行健不已此所爲天行健地平則不見其順必
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順看易傳若
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疑惑如伊川先生教人看
易只須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父解今有伊川傳且
只看此尤妙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


經義文衡 一
彌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着些纖
毫私意在其中

論乾坤純而不雜之義

答趙倉 善譽

此段謂乾坤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
地之德

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爲
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
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爲坤之綱也所以贊其

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
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備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
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
無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
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
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
微之蘊而遽指其偏以爲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
坤而  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
於用九用六乃爲戒其剛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

爲陽陽變爲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
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爲之也
爻之盛而漸其漸以爲當其意亦未及於
調而裕其氣惡也之柔而裕其剛時今未變乎其
不出土六之請輝以其大盛而大剛也其意惡
無咎以其數而數也也六五之元吉以其柔而
雖短不與也亦無咎也三之元吉以其大剛而
女者亦云剛矣未嘗以其剛而少剛之也至其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六終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七

前集

○天地類

一風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文集楚詞註

此段以日月十二會爲辰定在天之位四方

六十二辰定在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

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

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

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

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論天形地氣之說

此段謂天之體旋轉無窮地則氣之聚成形無虛大質者息長為天體此限氣之盈虧氣之盈虧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

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
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
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地則氣之渣滓聚成形質
者但以其束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
久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
舉之亦謂此也

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陳君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
之說先生答云

此段以橫渠日月皆是左旋之說爲是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
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
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
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
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
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

經濟文衡 前集卷之七
十二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
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筭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
行連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揚子太元首便
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看月令日窮于次疏中
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
疏中二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曆志說道
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
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
用度筭方知

論天健不息之義

答董叔重

此段以胡安定公之說爲好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
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
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
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
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
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間未達先
生日如弄椀珠底只恁運轉不住故在空中不墜
少有息則墜矣

論土圭測天地之說

答胡用之

此段謂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

周禮注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
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
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

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

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

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

土圭測之皆合某曰譬如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

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

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深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

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

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

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

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也

論天地形質理器之說

答胡用之

此段謂天包得地故言其質之大地容得天

故言其量之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
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
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

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
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
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
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
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
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
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
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
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

穀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部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又云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

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相交否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故云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而生起故云地氣上騰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

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
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
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同上

論天文地理之說

答胡用之

此段專一發明周禮土圭正日景之法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
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

也日北謂立表處太近北遠日也景夕謂日

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

處太西遠日也日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

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

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

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

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

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

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

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其方至其舊在漳泉
驗之早間則風已生至午而盛至午後則風力漸微
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
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
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
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
久卽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
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
云鼓角漏天東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

地亦不甚濶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
矣用之問天竺國去處又却極濶曰以崑崙山言之
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濶而所生亦多異人
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未嘗如此遠蓋中
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
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
三百餘里卽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
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
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

經濟文衡 前集卷一
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
說阿耨山者卽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
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
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
其撚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
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
部州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
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
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

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
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
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
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
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
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
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
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卽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
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
不通矣

○天地之心類

論乾四德便是天地之心

答何叔京

此段謂一陽未生之前天地之心未嘗或息

但因復而見之耳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

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某謂若果如此說則是

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

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

此則體用乖離首尾衡決成何道理王弼之說便是

如此所以見闕於程子也此先生之說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

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

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

元之名也

論復見天地之心

答吳晦叔

此段專論因復後見之意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
之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
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卽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
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
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爲天地之心乎但於其復
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
耳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
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年學者不肯以愛言仁

故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歆然
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
之所以爲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淪
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
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
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
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
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爲言耳
論天地以生物爲心

答虞士朋

此段天地之心亘古窮今未始間斷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爲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
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
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
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
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
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
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
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爲言也夜氣固未可謂
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
天地之心矣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七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七

復見天地之... 氣有... 天與之心矣... 天與之心然五長廉之... 非其計夫一題之已... 此段問答說弦望合朔日月相去遠近之義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八

前集

○日月類... 論日月所行之道

此段問答說弦望合朔日月相去遠近之義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

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

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

道而九如此卽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誨

合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

隨黃道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

如日在午則月在

卯或在酉之類

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

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

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星辰類

論北辰常居其所之義

先生文集北辰辨

此說謂帝座只有紫微一星號爲北辰常不

動

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
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

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禮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
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
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也故
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畧
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
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
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
能爲運轉之無窮哉此星家淺事不足深辨然或傳

寫之誤則不可以不正也故爲之辨

論星垣纏度之數

此段謂當各指其星之所在使人易曉

星經紫垣固所當先太微天市乃在二十八舍之中若列於前不知如何指其所在恐當云在紫垣之旁某星至某星之外起某宿幾度盡某宿幾度又記其帝座處須云在某宿幾度距紫垣幾度赤道幾度距垣四面各幾度與垣外某星相直及記其昏見及昏

旦夜半當中之月其垣四面之星亦須注與垣外與某星相直乃可易曉不知盛意如何

○五行類

論陰陽五行生行之義

太極圖解

此段發明太極圖五行次第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穉故次火金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

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也

論五行氣質之說

同上

此段專以質與氣論五行陰陽之序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

而靜陰也

水火論五行所生之序

卦說語錄

其辭是此段專一發明五行體虛形定之旨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水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水金則次於土五行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

來
論五行循環相生之義

命語錄

此段發明陰根陽陽根陰錯綜相生之義

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合先生答云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水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

論十是五行之數

同上

此段專論二四生相乘之義

卦雖八而數則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故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是包庚辛水便是包壬癸所以爲十

論木爲仁火爲禮之說

論同上
此段謂神字猶云意思之義

或問木之神爲仁火之神爲禮如何見得
先生答云神字猶云意思也且如一枝柴却如何見得他是仁只是他意思却是仁火那裏見得他是禮却是他意思是禮

論陰陽在五行中之義

同上

論此段發明周子五行一陰陽之說

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別無討陰陽處如甲乙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是火丙便是陽丁便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時而不言寒暑爾曰然

論五行體質之義

論同上

此段發明橫渠金木屬土之說

問五行體質屬土否先生云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是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論土旺四季之義

木同上

此段以土旺於未故有再取之義

或問四時取土何爲季夏又取一番先生答云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

土四箇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得七十二日五箇七十二日共湊成三百六十日也

論五行所屬之義

同上

此段發明兩屬水及寒屬金貌屬水之說

或問形質屬土否及吳斗南說如何 先生答云舊來謂兩屬木暘屬火燠屬水寒屬金風屬土雨看來只得屬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引證甚佳左傳麗涼冬殺金寒玦離也又曰貌言視聽

思皆只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

來論水火所成之義

如問亦同上

此段謂天地混沌時只是水火二者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是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何曰只不知因甚麼時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間想得如潮來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精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四時類

天此論四端如四時之義

先生語錄之辭然只是箇發中之原

此段謂四端四時不過天地間一箇生底道

論理

人之四端如天之四時春生便是仁夏長便是禮秋收便是義冬藏便是智不過是天地間一箇生底道理程子所謂譬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玩此則仁可

識矣

語錄

若說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
八時四端八字便是八節
論天地發生之氣

同上
此段謂四時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
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
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語錄

以一歲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貞以
一月言之有晦朔弦望以一日言之有旦晝暮夜
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只是
四件
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爲
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
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周正不改月之辨

答吳晦叔

此段以周不改月之說未有明據

所論周正之說終未能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十月九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卽只是今時之秋蓋非申酉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胡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

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爲不改月之驗蓋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恠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况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

詩中月數又似不曾改如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故某向者疑其並行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八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

前集

○渾象類

論儀象法要之制

答江德功

此段論儀象法要謂此俯視者正為渾象

渾儀詩甚佳其間黃簿所謂渾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蘇子容丞相所撰儀象法要正謂此俯視者為渾象也但詳吳掾所說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曉恨未得見也

論璣衡渾象之制

答江德功

此段謂璣衡渾象各是一器不當并說

璣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疾未能往觀然聞極疎略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渾象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盡以告人耳

論天體圓象之制

答蔡節齋

此段謂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有少不同處耳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正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

過南方也 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 蓋圖雖古所
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大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
常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於北極之外以綴而
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
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
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
試一思之恐或然卽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爲無補
也

○律說類

論定律圓徑之制

答蔡西山

此段論引漢志起十二律周徑未免牽強
律說少有礙處便不可筆之於書此意甚善不唯此
一事而已他事亦何莫不然也但圓徑亦須更子細
如引漢志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恐未免有牽
強處也嘉量積處數之前合定方深圍徑之數以相
參驗證辨首章可早修定寄來商量此處無頭難下語
也

論審定作書之義

答蔡西山

此段論律書章數之當定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揲著處推起雖亦昭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如此推尋否本原第一章云云云圍徑之說殊不分曉此是最大節目不可草草

候氣章恐合移在第四五間蓋律之分寸既定便當

埋管候氣以驗其應否至於播之五聲二變而為六十調者乃其餘耳況審度嘉量謹權尤不當在候氣之前也但氣候章已有黃鐘之變半分數而前章未有明文恐合於正律分寸章後別立一章具載六變律及至半變半聲律之長短分寸乃為完備耳後段議論有發明此章指者并移附入

審度量章

云云

生於黃鍾之長

下當改云

以子穀秬黍

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枚而滿一重積九十重則千二百枚而滿其龠矣故

此九十枚之數與下章千二百枚之數其實一也十
分爲寸 云云

嘉量章龠合升斗斛皆當實計廣狹分寸
證辯第一章今欲求聲氣之中 下當吹云 而莫適爲

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
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
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則更迭以

吹 云云

司馬貞九分爲寸之說本原既不載恐合於證辯中

立爲一條以證前篇之說

諸尺是非後來考得如何已改定幸并錄示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答陳安卿 淳

此段謂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

別正聲子聲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
之位却於中間定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
位當用心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

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黃鍾九寸

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半寸是也一均之內

以宮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

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

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

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無

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

也若以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

蕤賓為宮則大呂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

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

子聲矣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須面論乃

可通也

○曆說類

論考究曆家之說

答李敬子

此段謂月令疏晉天文志不可不讀

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考之方

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

近見一書名天經只是近世人所作然類集古今言天者極爲該備不知曾見之否

論曆家筭數之法

答李敬子

此段謂筭數之法非空言

天之外無窮而其中央空處有限天左旋而星拱極仰觀可見四遊之說則未可知然曆家之說乃以筭數得之非鑿空而言也若果有之亦與左旋拱北之

說不相妨如虛空中一圓球自內而觀之其坐向不動而常左旋自外而觀之則又一面四遊以薄四表而止也

論日月歲行之數

語錄

此段專以天說之言爲正

天說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二百

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三十五日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

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此說分明可更詳之

論定法無差之說

此段謂今之造曆只是趕趁天之行度所以多差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趨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筭寸分毫釐絲忽皆是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故嘗謂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雖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

論曆法先論太虛之說

語錄

此段謂度位既定然後論天行歲分既定七政可齊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

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黃道之差始自春
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
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
周通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通
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
千五百三少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
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
周矣

○皇極類

論皇極一篇之義

文集皇極辯

此篇謂皇爲君極爲至極之義辯孔安國
訓皇爲大訓極以中之誤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
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
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
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
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

經義文衡 前集卷九
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
爲屋極之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
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并
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
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
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作受之爲何等語乎今
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
輻輳而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
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

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
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
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
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
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
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
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上筮驗
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
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

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

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天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太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

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
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熒
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
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
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旣富
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
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
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

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
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
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
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
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
其効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
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毋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

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訓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合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者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而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嚙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耳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辯

○經世紀年類

○論經世紀年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此論古人嘗言而箕子陳範當在
其出於人克商之初

經世紀年其論甚正然古人已嘗言之如漢高后之
年則唐人已於武后中宗紀紀之蜀漢之統則習鑿
齒晉春秋已有此論矣堯以甲辰年卽位乃邵康節
皇極經世說諸家之說亦有同者此則荒忽不可究
知敬夫所說牴牾處必是謂武王克商之年泰誓序

作十一年經作十二年而編年之書乃定從序說鄉
見柯國材說以洪範考之訪于箕子是十三年事必
是當年初克商時便釋其因而問之不應十一年已
克商至兩年後乃問之也其說似有理亦嘗以告敬
夫敬夫大以爲然其書亦嘗刊行至是遂止敬夫之
服善如此亦難及也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九終

前集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前集

則善也此亦類文也

夫婚夫夫以敵然其書亦謂其於至矣教士婚夫

兵商至而手受以問之亦其錯以首野亦嘗以書

是當平厥克商制財其凶而問之不類亦平也

具味園林翁以哉彈其之若于其子其十三平事必

亦故夫其既非十二平而融其之書以家其氣其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

前集

○東西銘類

論東西銘詞義不同

答汪尚書

此段論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東銘

則未之嘗言

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

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

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

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
意味自別若東銘則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
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
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
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
於此至於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之語近嘗思之前日
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
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
一原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

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
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
則卽西銘之書所謂一原無間之實已瞭然心目之
間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足耶若俟東銘而後足則
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合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
之也

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答陸刪定

此段專以陸公之言爲非是

某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橫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爲父母而以膠固斥之竊疑之以爲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誨猶以橫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

論伊川理一分殊之說

答郭冲晦

此段專發明伊川之說尤爲切至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

先生此說似爲深切著明

又况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
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等差
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
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
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

再論伊川說充盡之義

答郭冲晦

此段以伊川說充得盡時便是聖人非專

爲始學者發

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某竊謂西銘之
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
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
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充得盡時便是聖人非專爲始
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論西銘首句之義

答陸子美

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言行

義理之實

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旣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

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旣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

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宗子之說

答林侍郎

此段推明宗子爲適長之義

論西銘予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爲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爲父

母又降而爲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答黃道夫

此段謂五行天常感動之善

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擴充字未得但謂充滿字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爲形骸者皆此氣耳天

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耳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通書類

論通書周子立言之意

答方伯謨

此段以男女善惡明陰陽之說以他書文義明中正仁義之道

所論陰陽男女之說則未然天地之間陰陽而已以人分之則男女也以事言之則善惡也何適而不得其類哉中正仁義如君子時中順受其正仁者愛人義以爲質之類皆周子之意他處有不同者各隨所主而言初不相妨如子貢以學不厭爲智教不倦爲仁而中庸則以成己爲仁成物爲智此類亦可推矣

論通書繼善成性之說

答廖子晦

此段以物之未形則屬乎陽形器已定則

屬乎陰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讀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爲無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爲無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嘗讀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此意

其賦始論通書幾字之義

入公之限答蔡西山

此段謂通書中拈出幾字最爲的當

所喻以禮爲先之說又似識造化之方不免倚於一物未是親切工夫耳大抵濂溪先生說得的當通書中數數拈出幾字要當如此譬地卽自然有箇省力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造化時已有造化然後本隱之顯推見至隱無處不昭合也

論通書誠幾德之義

答蔡西山

此段謂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

些子活計盡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論通書通復繼善成性之意

答張元德

洽

此段以感物而動是通寂然不動是復來書所喻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云者道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云者物生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爲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

圖象隱然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

○正蒙類

論通貫爲一之義

答江彥謀

此段謂學貴循序庶免躐等妄意之失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天道之極致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爲乎

恐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
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必寸寸而度
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爲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爲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
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
分寸不辯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
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繆生所謂鈞石
丈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躐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
於爲己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
生行狀云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
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
也

○啓蒙類

論推求卦畫著數之義

答劉德秀

此段謂啓蒙之書本爲卜筮而作

所喻讀易甚善此事本爲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

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大汗漫故其言爲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爲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有剽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幸細思之

論推求初三三揲之法

答蔡西山

此段謂以揲之次而分奇偶

啓蒙近又推得初揲之餘不五則九其數皆奇而其爲數之實五三而九一亦應圍三徑一之數第二三揲之餘不四則八其數皆偶而其爲數之實四八皆二亦應圍四用半之數是三揲之次亦已自有奇偶之分若第三三揲不掛則不復有此差別矣

○參同契類

論參同納甲之法

答袁侍郎

此段謂參同雖不爲明易而設可推而通
亦無害於易

參同之書本不爲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寓其
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下手
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謂京房占
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甚詳
亦自有理參同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
且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爲明易而
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路可推而通則

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

論晦朔弦望之氣

答蔡西山

此段以一息之間便爲晦朔弦望之理

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晦朔弦望
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下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
下而上也望者月之盈也日沉于下而月圓而上也
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乎上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
歸性初之類是也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

耳

○近思錄類

論銓次近思錄之義

與呂東萊

此段專論近思錄銓集事件次序并求跋

於東萊

近思錄近令抄作册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也今看得似不

可無以顏子論為首章却非專論道也自合入第二

卷作第一段

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

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闡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

論纂集近思錄之意

答或人

此段謂此書乃入道之漸學者當熟看淡

洽通曉

近思錄本爲學者不得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求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又云少輟功夫取而詳味不知是輟何功夫此語尤不可曉

朱子經濟文衡類編卷之十終

前集

